

央视2008年“影响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十大人物”唯一入选外国人
从东西方视角客观评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作为世界各国摸索自我发展道路的成功典范

FUSION ECONOMICS

中国发展模式将继续引领中国步入新时代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

世界的未来 中国模式对全球新格局的重塑

[美] 龙安志 (Laurence J. Brahm) 著 石盼盼 译

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世界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USION ECONOMICS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

世界的未来

中国模式对全球新格局的重塑

[美] 龙安志 (Laurence J. Brahm) 著 石盼盼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未来：中国模式对全球新格局的重塑 / (美) 龙安志 (Laurence J. Brahm) 著；石盼盼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

书名原文：Fusion Economics: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

ISBN 978-7-300-25047-2

I. ①世… II. ①龙… ②石…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发展趋势 IV. ①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40280号

世界的未来：中国模式对全球新格局的重塑

[美] 龙安志 著

石盼盼 译

Shijie de Weilai: Zhongguo Moshi dui Quanguo Xin Geju de Chongs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30 mm 16开本

印 张 13.25 插页 1

字 数 217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06 创建香巴拉：在世界之巅创办社会企业 / 067

05 积极能量银行：喇嘛和菩萨传授的量子经济学 / 061

04 香格里拉之道：效仿牧民和僧侣，创建社会企业 / 053

第二部分 实用理想主义：慈悲资本、利益相关者价值和社会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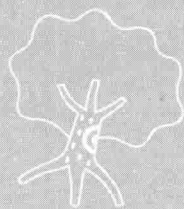
03 举步维艰的中国改革历程：将计划与市场相融合 / 041

02 巫毒经济学：摒弃外来理论，采用本地解法 / 029

01 迈出中国改革的第一步：终结意识形态，开始求真务实 / 023

第一部分 融合经济学：埋葬意识形态、摆脱理论学说、奉行实用主义

序 导 言 华盛顿共识没用了 / 007
言 无言者之言：听听街头民众之言 / 001



第三部分 多元本地化：人民自强则长治久安

07

失权因素：根除恐怖主义 / 081

08

喜马拉雅共识：幸福、小额信贷和社区发展 / 093

09

非洲共识：社区自强以防止暴力 / 105

第四部分 新的地球共识：社区意识和地球存续

10

占领你的头脑：和平革命来到美国 / 121

11

『再次开拓』美国：振兴社区和环境经济学 / 131

12

世界不是平的：回归基础、本地多样性和社区资本再生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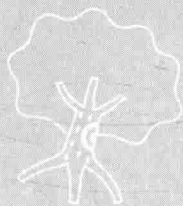
译者后记 / 201

结 语 占领运动后的世界：设想一种没有贪欲的经济 / 193

15 环境经济学：少纸上谈兵，为生存而落实绿色发展 / 183

14 我们想要的未来：想要拯救地球，我们需要新的领袖 / 173

13 来自俄罗斯的融合经济学：国家反应、金砖国家和变化着的世界秩序 / 163



序言

无言者之言 听听街头民众之言

Fusion Economics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

占领华尔街

此刻，我身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周围聚集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警察把整个公园围了几圈。道路一侧停靠着媒体采访车，另一侧安装了监控设备。身处其中的是美国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

一位示威者高举标语牌，民众们因美国政府无能、寡头当权而感到失望，也对为谋私利而罔顾大众的行为感到失望。

2011年，基于贪欲的美国经济活动和毫无理性的资本运作加剧了收入差距、拉高了失业率、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掀起了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战，只会耗空国力而已。由于某些原因，这些事由来已久，但是受企业和说客赞助的媒体几乎对此不置一词。

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中产阶级被逼得走投无路，实际上也加入了穷人的行列。

在纽约大学和新学院大学里，那些扛着几十年学贷的高材生顿觉前途迷茫。于是决定与纽约的游行民众联手，在9月17日这天占领华尔街。数周之内，占领运动

蔓延全美。

我回到纽约参加了占领华尔街活动。此前我在亚洲待了 30 年，以企业律师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整改当地的经济状况，之后又成为社会企业家，在基层建立起新型经济模式。一回到故乡，我就觉察到大众对于美国体制的失望之情达到沸点。左右两派的人都知道问题所在，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寻求新的经济模式，却不知道如何实现。

华尔街上方有很多办公楼，里面的人就像坐着飞机飞过示威者头顶，但所有人都盯着彭博机屏幕，听不到楼下的呼喊，当然也没有人想去听。他们相信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很快就会动用武装暴力，将示威者赶出他的街道。

变革的时候到了

本书涉及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已然发生，跨越各大洲，悄悄推动世界产生经济结构性转变。

这一转变会引起价值观和商业动态的变化：从贪婪、逐利的个人主义转向更广泛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于基于贪欲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无非还是为了自我利益，十分短视，因此并不是可持续的。

这场变革的推动者并不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也不是构想生财之道的央行要员。如今，真正的变革来自两个看似对立的阵营。一方是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和社区活动者，而后者转变为社会企业家，以便支援社会改良计划和构想。另一方是应顾客需求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顾客用购买力投票——“良心消费”。这些分散的力量正汇集起来，成为这场变革的另一个维度。

在 2013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可口可乐公司的 CEO 穆塔尔·肯特（Muhtar Kent）格外引人注目。“你可能会说资本主义是最差的模式，但是它比其他很多模式都好，”他说道，“我们必须逐步改革资本主义，使之更加契合大众的愿景和需求，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他还说：“我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优化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之间的‘黄金三角关系’。”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肯特的观点或是表达出这样的想法。也有人并不想看

到这样的转变发生。我们的政府运转不灵并受到富豪强硬分子的操纵，已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梦想和抱负，所以才出现了“1% 对抗 99%”这个标语。

美国的抗议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但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的政客不愿意去解决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快也会出现在你的身边。这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根源出了问题，并不相信电视名嘴所声称的万事大吉。美国现行经济体系老旧、恶化、腐败，不管用了，当然也不透明。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改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体系。所有人都厌倦了贪欲谜题和一些公认理念，例如经济效益的终极目标是攫取利益、满足私欲，以及进行奢侈消费以体现个人价值和成就。

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意义所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不是用暴力和怒火来发泄不快，而是希望敦促自觉改革现行体系，从而改变破坏环境、分配不公的现状，应对资源减少、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压力激增的问题。

这一运动并不反对商业。不要对此产生误解。抗议者是希望基本的商业价值观能发生改变。他们极力反对一小撮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挡大众的成功之路。抗议者大声疾呼：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不妨拨开迷雾，总结一下示威者提出的要求，然后将内容写在一块标语牌上，立在警戒线前。如果牌子没有受到催泪弹的袭击，人们就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 奉行经济中间道路的时候到了。我们需要的是务实、全面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空的理论。终结市场原教旨主义；
- 推崇社会企业、慈悲资本、良心消费和利益相关者价值，从而保护我们的社区和环境；
-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可持续的地方经济都是水资源和食品安全的最佳保障，也是防止种族暴力和恐怖行径的最佳方法；
- 我们必须重塑金融架构，助力绿色发展，并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想要生活在地球上，这就是最大的挑战；
- 青年们参与这一过程的时候到了。这是他们的固有权利，事关他们的未来！

这五个相似的要求体现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变。20 年前的欠发达国家现已跻身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具活力的社会之列，改变了资本流动情况。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为世界经济驱动者，与蓬勃发展的 77 国集团

联手，借助独特的融合经济学引领世界发展。他们推崇的是多元的本地化，而非铁板一块的全球化。他们展现新生力量、抛弃老旧模式，正撼动着数十年来公认的全球秩序。

资本流的变化带来了价值的多元化。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方面的政策变化将会体现这一点，而民众在街头提出的要求也可看作与这一转变并行发展的一股力量。

上文提到的这些“大趋势”，即社会企业和企业责任的融合、“新兴南半球国家”所推动的金融架构重组。这些趋势相互联系，存在于发展变化的世界秩序之中。而世界秩序的转变是多方面的。

这一转变既不是由总统、首相、酋长或财政部长参与的重大会议推动，也不是由常春藤名校和华盛顿智库构想的发展大计引发。

其实，前进的道路是由广大民众共同造就的。他们中有的是具有远见的政府人员，与自身的官僚主义相抗衡；还有的是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受过教育，极少数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都愿意帮助大众。他们珍视这个地球和自然环境。他们的动力源自兴趣而非贪欲，这着实令人惊讶。他们之中也有负责任的商人。这些人有钱有势，并以务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展。

他们想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解决贫穷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借助当地的智慧，而不是利用牵强的模型。

虽然这些人各不相同，并在不同的地方为不同的事业打拼，但是他们都认同一件事：现行经济体系继续发展下去将无以为继。

这些人是新的经济先锋。

在本书中，我试图将看似独立、实则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从而展现多层次的变革是如何同时发生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动是源于共同的忧虑或失望，也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困境而起。我相信，在未来十年里，这些行动会成为新的地球共识。这现在听起来可能很激进或者“非主流”，但必将成为新的主流。

本书并非无所不包。有很多的人、活动、组织、企业在尝试和设计一大堆新颖而全面的方法，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和潜在的扭曲价值。应当把这些当作新型全球共识的不同方面。但是一本书很难写全所有这些内容。

我把这本书当成回忆录来写，在书中分享了我的旅途体验，并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做法。这些做法与牺牲大众、造福少数人的商业和发展模式大不相同。通过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并且阐明我所见证的变革，我希望能够鼓励其他人也说出自己的故事。写文章、拍视频、写博客、发微博，用什么方法都行。避开专家学者和电视名嘴，我们要从大街上（或蛮荒中）寻找切实可行、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法。让我们一起敦促人们行动起来，去做点有建设性的事情，不要牺牲大众来满足私欲，也不要发表与我们毫无干系的长篇大论。

市场原教旨主义将经济学转变为了意识形态。此刻，我们应该将之推翻。各个机构和政府应打破陈规、重拾常识。

此刻，改变的时候到了。

引言

华盛顿共识没用了

Fusion Economics

How Pragmatism Is Changing the World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共识

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来自 44 个国家的代表在一间豪华的乡村俱乐部酒店开会，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他们的任务是：改造全球金融体系，使之按照固定规则运行。设计师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他们制定了相关规则。

与会人员中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预料到这个货币制度会受到这些主事国的操纵，并对此作出提醒。凯恩斯甚至提议组建全球央行、发行统一货币，并强调两者不能与黄金或政治挂钩，想要借此阻止那些国家的阴谋。

历史书告诉我们，凯恩斯的提议落空了。

这次会议组建了三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的前身。会议确定了固定汇率制度，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

在 1972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发现财政部储备不足）。此后便不存在固定汇率。这也不要紧。主要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果然还是受到少数

几个国家和那三个机构的操纵。

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贸易逆差、发行国债、大肆印钞的情况下仍不会贬值。

我们都知道这个协定是怎么回事，还很冤枉地忍受下来。但现在要变一变了。全球经济结构转变悄然兴起，并呈现多层次发展趋势。

剖析贪欲

锃亮的皮鞋嗒嗒地踏过光亮的红色大理石地板。有线电视镜头晃动着，一扇殖民时代的沉重木门被跳弹打中而砰地关上。罗马风格的国父雕像伫立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圆形大厅里，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事情。如果国父们泉下有知，知道美国人民被领导人坑了，定然会重返列克星敦的山林进行战斗。

2008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传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要求他说明这场自华尔街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因何而起，这场自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何而来。银行业的乱象让整个西方世界沉入金融黑洞。格林斯潘坦承：“我错误地认为追求私利的组织，特别是银行和其他企业，能够给予股东最佳保护。”

他高估了私利的力量。

他表明，“去年夏天，整座理论大厦都崩塌了。”格林斯潘承认，他已察觉时下公认的看法“有缺陷”。

他的此番说明是在回答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的提问。韦克斯曼是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中的加州民主党代表，支持变革。他质问“华盛顿的主流意见”是否还有意义，并质疑美国财政和监管政策的基本假设，即“市场知道怎么做最好”。

市场并不知道。人类的心理总是不完美的，而市场则反映了人类心理的脆弱性。信息齐全时，市场能够高效运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并不齐全。

五天之后，时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总裁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时报》发文评论道：“由于主观信念，美联储在衍生品领域表现盲目。”他还说道，“轻信主观意识而无视客观情况就是个致命错误。”

这与贪欲有关，也是因为人们误以为放纵的贪欲会自行引导市场达到完美平衡状态。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经济学课本第一册就教了这个内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此大谈了半个世纪。《华尔街日报》没完没了地写这个内容。所以，这肯定是对的。

令人震惊的是，经济衰退持续了四年之后，美国民众才幡然醒悟并质疑这一观点。2011 年秋，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抗议者谴责华尔街和企业的“贪婪”。可是他们真的明白自己在谴责什么吗？所有人都觉得某些地方非常不对劲。大家逐渐明白了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都不愿意解决问题。但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

一直以来的问题都是关于赤裸裸的贪欲，也就是利己主义哲学。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

多数经济史学家将亚当·斯密尊为资本主义之父。美国的伟大是以资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美国人几乎都信奉资本主义。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斯密证实人们会因私利而做对的事，并认为贪欲是个人动力，会一直让市场保持平衡。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教条，将他视为偶像，并把他的观点奉为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

问题是，亚当·斯密从未说过这些话。

要是斯密还健在，要是他知道人们正以他的名义大肆宣扬着什么，那么他肯定会加入“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的行列。

斯密的经典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 1776 年，这本书实际上强烈谴责国家所支持的商业垄断。

斯密根本就没有鼓吹放纵的贪欲！他所设想的自由市场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工匠，让他们能为自己的产品寻一个合理的价格，并获得适当的劳动报酬。这样他们就能够养家糊口，并且支持地方经济。他在专著《国富论》中说得很清楚，他的经济模型所依据的假设是这样的：投资者会因地制宜运用资本，从而造福所在社区。

斯密认为，要先有多元本地化，才能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斯密谈论的不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他说的是公平贸易和本地化可持续发展，即企业成为社区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斯密要是出生在西雅图就好了。他肯定会恨死高盛、摩根士丹利、埃克森美孚和唐纳德·特朗普。他肯定会十分厌恶政府和企业，认为二者狼狈为奸。他认为政府是精英

阶层的工具，他们用以收取赋税，然后借此发展仕途。他谴责那些操纵政府的精英阶层通过市场干预来维护自己的垄断权。要是美国最重要的改革派杂志《琼斯夫人》（*Monther Jones*）在 1776 年就发行的话，斯密肯定会成为“年度人物”，登上杂志封面。

斯密所说的私利是针对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市场来说的，而联邦政府拿出刺激方案资助卷走数百万奖金的华尔街银行家则与斯密的说法相去甚远。银行在解雇数以千计的员工、拿民众退休金炒衍生品的同时，还资助政治竞选。斯密一定会竭力阻止这样的行为。

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农民和工匠的劳动权益骤然跳转到全球性的市场自由化的？

理论萨满教和巫毒经济学

时间快进到 1989 年。在新近成立的华盛顿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正式的理论方案，包含十项政策措施。这套方案是在一个纯学术机构产生的，与纷乱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绝，也是大家边吃午餐边分析出来的，看起来完美无缺，被当成拯救发展中国家的灵丹妙药。但这却是一种巫毒经济学。

这套理论认为，只要所有市场立刻实现绝对自由化，那么无限贪欲就能被广泛应用。这个框架扭曲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而且还扭曲至极。

美国人忽略了种族、社会、宗教、人口和地理方面的复杂性。这一理论就是刻意求简，完全不考虑那些因素。

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这个“新自由主义”框架立即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认可。这个名为“华盛顿共识”的模型顿时成为了那些机构的准则。无限贪欲从一个经济学假设一跃成为制好的金丹，被各种多边援助机构到处乱撒。

一代宗师亚当·斯密经过艺术加工后变成了经济界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威廉姆森随后也很懊恼，眼看着他提出的框架变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旗帜。

然后，这一框架出现在了常青藤盟校的课堂上，被叫作“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个模型随后被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完全一刀切，根本不考虑地理、文化和形势。休克疗法导致苏联解体，也让东欧的苏联阵营国家经济崩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接受了这一模型，最终酿成了经济和社会灾难，把民众推入绝境。休克治疗师离开之后，留下了源源不断的经济乱象、周期贫困和政治动乱。

这些都是主观信念引起的，与常识无关。

在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支持放松经济监管。2008年，这一做法的后果终于在美国显现出来。资本市场通过买卖债务杠杆产品来创造财富，最终导致次贷危机，把房子震垮。

我们认为资本市场是财富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整个金融架构。因债务而无限印钞会产生毫无价值的劣质资本。针对杠杆化金融产品的交易不断进行。

放松监管才是准则，亚当·斯密只是借口。个人和社区都被排除在外，本地文化和环境也被忽视了。

这样也无妨，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全球化”就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跨国公司把生产力外包出去。大量资本涌入中国，但是中国是个监管严格的市场。企业管理人员就那么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渗透并占领中国市场吗？他们当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国际媒体关注之前进入国际市场分一杯羹，然后把股价推高。这样，高管们就可以直接卖了股份，安然退休。这对他们有利，可对其他就不利了。

老街区不见了，个人意识和社区意识也没有了。豪华商场遍地开花，停车场里到处都是奔驰和宝马。在不同商场里，人们总能看到相同的品牌：星巴克、A&F、布鲁克斯兄弟、普拉达等。我们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看对方的车库里有几辆车，也看对方能买多少东西回家。狂买这些东西真的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吗？

何况，很多东西都还是赊购的。

1997年，受对冲基金的冲击，本就摇摇欲坠的亚洲市场轰然崩盘，然后资本流出，涌向美国。我们的制度经济学家很傲慢地嘲笑“虎体经济（tiger economic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轻蔑地说亚洲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它们声称过多的资本和投机进入了房地产，但是“按照游戏规则来玩的”却不足。